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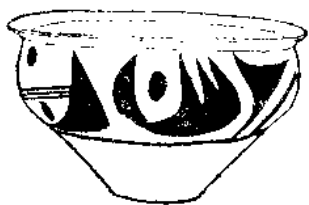
当代史学丛书 张岂之 主编

马洪路 著

远古之旅

——中国原始文化的交融





当代史学丛书 张岂之 主编 马洪路 著

远古之旅

——中国原始文化的交融



《当代史学丛书》编委会

主编：张岂之

编委：余华青 扬健禧 黄新亚
葛承雍 汪玉凯 张晓豪
黄伟 吴秉辉 韩 钊

当代史学丛书

远古之旅

—中国原始文化的交融

马洪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0670-X/K·117

定价：4.10元

2007/12/30

序

本书是《当代史学》丛书之一种。

人类以自己的劳动开辟了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各种智慧的结晶，各种文化的表现形态，各种史剧的演出，都在这条长河中产生，而又构成她的支流，从而使这条长河的水源永不枯竭，使她的面貌日新月异。如果要问：世界上智慧的源泉是什么？我想，最简明的回答是：历史的长河。人类伟大的社会实践产生于历史的长河，而又使得这条长河更加美丽壮观；社会实践都是历史的，没有离开历史的社会实践。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学科都可以归入于大写的“历史”之中。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自古以来就十分注意历史的记载和历史资料的保存。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悠久的、从未中断的中国历史及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足以引为自豪的硕果。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以及各个阶段都出现过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以首创的精神对人类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是一个巨大的宝

库。陕西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远祖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少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曾在这里演出。陕西地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人类历史长河，特别是其中国历史的伟大业绩，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和总结，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不要有偏见和成见，尽量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样肯定会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宝贵的历史经验的一些侧面，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基本规律，对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这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开阔我们的视野，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业。基于这样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当代史学》丛书。以系列读物的形式，从社会经济、政治、风俗、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去研究史学（侧重于中国历史，但也要探讨世界历史）中亟待探讨的问题。我们十分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强烈的时代感，从而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职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还希望这套丛书能比较充分地利用陕西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着重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当代史学》丛书主要发表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具有科学价值的作品，热情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

《当代史学》丛书除去强调思想性和学术性外，还要重视知识性和应用性；写作上要求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内容上要有史学知识的介绍，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能从书中获得应有的知识。

我希望这套丛书问世后，能够为读者同志们所喜爱；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愿意为她写稿，使她成为青年朋友们的良师益友。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期待史学界和读者同志们的热忱指教。

我想强调说明一点：本丛书能够出版，和陕西省政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 岂 之

1987年4月30日

写在前面（小引）

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认为考古学者们的工作对象与现实生活十分遥远。说起考古学及其层出不穷的发现，不少人感到神秘玄妙，很多人以为新鲜有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考古学的报告和书籍十分艰深而枯燥。

要把考古学的语言“翻译”成历史学和文学的语言，是需要花很大气力的，本书就是进行这种特殊“翻译”的尝试。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一簇艳丽的鲜花。数千年发育成长的历史，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园地的培植，使这丛奇葩独放异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千百年来始终隔着一道厚厚的帷幕，无论是徐福讨药、张骞出使，还是唐僧取经、郑和下西洋，无论是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还是马可·波罗来考察、利玛窦来传教，人们只能从这道帷幕微微掀开的缝隙中内外互相打量儿眼。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康熙帝的雄才大略，都远胜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国外君主，但他们的声名却没有法兰克王图查理大帝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那样远播西方。

这是传统文化的封闭式特点所造成的。

这种封闭式，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文化交流。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1949年10月1日，我们曾向全世界庄严地拉开了帷幕。然而这帷幕太沉重了，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没有拉开得那么彻底。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古老的舞台上站着天下四分之一的人，但并不清楚舞台上复杂的背景和不断变换的音乐和色彩。

我们对世界也了解得太少。

现在，我们提出了“开放”的战略，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传统的帷幕终于全部打开了。十年来，外国元首和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艺术家、科学家川流不息地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奔走，在中南海欢笑举杯，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前留连沉思；我们的小平同志也从容地走进了白宫，我们的女排姑娘们一次又一次登上世界最高的奖台……

中国正在以巨大的步伐走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总会怀着些眷恋之情。为了创造新生活，当然要勇敢、坚决地和过去告别，但是，在新的里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历史这面镜子。

基于这种想法，我做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将此书奉献在朋友们的前面。

考古学不应该和广大群众隔着一条鸿沟。

众所周知，地下埋藏着的一切古代遗迹和遗物，是我们共同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财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正是在古老的废墟上，我们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耸天大厦。考古学的宗旨，就是通过田野发掘的手段去获取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遗存，揭示其内涵特点和发展规律，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实际上，考古学也是多色彩的复杂的社会科学，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古代社会所包含的一切方面，诸如房屋建筑、村落和城镇布局、陶瓷制造工艺、农业、畜牧业、纺织、冶炼，乃至音乐、美术、宗教和民俗等等。这一切组合成过去的世界，考古学家就要向千百万人揭示这个世界。

我们当然不能仅从这一本小册子中去洞悉考古学所涉及的一切。本书试图从我国原始社会各个地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一敏感的问题入手，向大家介绍一下距今大约五千至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民族部落的生活情况和互相往来的关系。在追想那遥远的神奇社会时，反思一下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生活。

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差异，到处都存在着交流。今天的生活中总是残留着昔日的影子，每一个

中国人的心中也必然残留着传统文化的积淀，这影子和积淀是放射性很强的物质，不断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生影响。交流，可以在人与人、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碰撞中消除某些差异、获得一定平衡，也可以将传统的积淀进行淘洗净化，进行熔炼和扬弃，人类社会就在这种不断地、广泛地交流中发展、前进。

晴朗的初夏，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主要街头走一趟，很少有人会有在乡间小路上漫步时的悠闲恬静的心情。也许熙熙攘攘的人群还不象节假日那样奔流或拥塞，但那杂乱的脚步和喧嚣的声音也足以使你疲于躲闪和头晕了。不过，你也不妨在某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牌子下面略停几分钟，思考一下：这成千上万来去匆匆的行人里，有多少是本市居民？

在广州的珠江桥头，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在沈阳的太原街，在南京的新街口，在西安的钟楼广场，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我都曾想过这个问题：这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多少是当地人？

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对此做过调查统计，然而回答似乎可以肯定，每一座大城市的闹市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来往其间，有时甚至超过“本地人”。

在中小城市，外地人就少得多。

在边远的小乡镇，外地人更是少得多。

在偏僻的村庄、山寨，已难得见到外地人，而

在孤单冷落的海岛渔村和草原牧场，外地人就简直成了“天外来客”了。

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开放与闭塞。交流越少，就越不平衡。

让我们再变换几个角度。大城市中多如牛毛的局长处长，已习惯于特快列车的卧铺和飞机的舱位了，但山里的农民呢？谁知道有多少人至今未见过火车真正的模样？大城市里一个普通工人的女儿，衣着装扮已不比部长教授的女儿有什么逊色，但人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分辨出两个同龄少女，哪一个是城市的，哪一个是从农村来城里探亲或置办嫁妆的姑娘。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不是人与人之间性别、年龄及身分、职业的差异，而是人群的生活地域性所造成的差异。

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差异和它的源头。

今天，农民进城采购和观光已较普遍，各阶层人士在国内旅游已渐成风尚。在沈阳市，市长邀请农民企业家到新落成的富丽堂皇的凤凰饭店楼顶纵览繁华景色；在河南，有作为的庄稼汉已坐上飞机去日本谈生意。从松花江畔，伊犁河谷，人们争先恐后到深圳和蛇口领略那颇有风险的生活节奏；从黄山脚下，从宁绍平原，姑娘小伙子纷纷离开田舍，逛南京，闯北京，踏遍长城沿线，深入西北腹地，去当保姆、裁缝，去弹棉花、修雨伞、补锅

锅、跑买卖……这就是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当然不是作家们的互通书简和某种学科的讨论会，而是在“搞活”的政策下，共和国范围内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人们之间大大小小的自然群体，在经济、技术、风俗习惯乃至思想语言各方面的广泛接触。

我们要了解这种接触和它的源头。

本书所谈的差异与交流，接触与融合，是几千年到一万年前的情况，所依据的材料都是经过核实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权威学者们的论述，因此具有严肃的科学性。书中涉及的问题，也是很多读者感兴趣的：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之前，中石器时代的猎人是怎样活动的？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有几个？渭水流域的农业氏族是怎样翻越险峻的秦岭而到汉中盆地扎根的？山东半岛的渔民怎样渡过渤海而到达辽东定居的？黄河流域的氏族和长江流域的部落相遇后产生了什么样新的文化群体？辽河上游的原始宗教祭坛如女神庙是怎样出现的？甘青地区的彩陶艺术和东南沿海有没有沟通？云贵高原的稻作技术和长江下游三角洲有什么交流？……如此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既需要我们了解，也需要我们思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当代社会有什么意义。读者如果能从本书得到一些启示，作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主要是为青年朋友写的。我们这一代人，

有必要比父辈更加睁大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一切，涉猎自己未有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东西；我们也更有必要开动脑筋去思考周围的一切，从而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变得更自由，去荡涤污泥浊水，去开拓新的天地。

固然，书中的一切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你难道没有感觉出我们身边的许多事情，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现象，和几千年前总有些瓜葛，甚至交织着千丝万缕吗？在全国各地的田野上，你都会看到农民在驱赶着老牛在耕种分割破碎的土地，这种方式，这种景象，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屡见不鲜；算命先生、巫婆神汉、修祠建庙、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死灰复燃。这大千世界中的奇也不奇，新也不新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引起深思。那消逝了几千年、上万年的岁月，对我们绝非是毫无意义的茫茫云烟。

让我们在了解和思考中共勉。

目 录

- 序……………张岂之(1)
- 写在前面(小引)……………(1)
- 第一章 原始文化讨论中的主要流派
- 起源与传播论……………(1)
- 苏秉琦的“板块学说”……………(3)
- 安志敏的“大中心说”……………(9)
- 石兴邦的“两大集团说”……………(11)
- 佟柱臣的“三个接触地带”理论……………(15)
- 反“传统”的新理论……………(18)
- 当代理论认识与远古历史面貌的差距……………(23)
- 第二章 原始文化交流的轨迹
- 迁徙论……………(47)
- 第三章 文化交融的发端
- 中石器时代概说……………(87)
-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文化的交融……………(120)
- 第五章 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文化的交

融	(137)
红顶钵——传播的信使	(141)
大河村——交融的热点	(148)
第六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的交	
融	(174)
擂钵——又一个传播信使	(196)
第七章 文化交融的思考——历史与	
现实	(210)
反思之一：人与环境	(210)
反思之二：宗教与迷信	(240)
反思之三：婚姻与妇女	(252)
反思之四：差距与平衡	(263)

插图目录：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	(34)
大汶口文化陶器	(36)
马家窑文化陶器	(82)
屈家岭文化陶器	(160)
北阴阳营文化陶器	(164)
江苏青墩遗址出土陶器	(168)

第一章 原始文化讨论 中的主要流派

——起源与传播论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反映。在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尚未形成的我国原始社会里，各种不同系统、不同类型的文化一般是以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做为条件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中心区域，那么，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做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远古时代有没有更大的中心呢？这个中心在哪里？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

这是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要了解中华远古文化的各个系统、各种类型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交流、融合的情况，首先要了解当时各地的文化概貌。而要进一步了解某种原始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内涵特点，就必须研究它所存在的时间、地域，它的来龙去脉和它所分布的中心地带，

以及对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进行发掘，进行剖析所获得的全部资料。

不过，我们不必去知道这一切，这是考古学家们的事情。我们所要了解的，是考古学家们发掘和研究的结晶。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至今已发现了七千余处，其中经正式科学发掘的较大遗址数以百计。这些遗址散布在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的遗址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60年代之前，考古界流行着一种看法，即我国远古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更具体指为黄河中游的陕西、河南及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黄河流域是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乃至古典文献中夏、商、周的基本活动地域，代表了华夏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二，解放前后的半个世纪里，为数不多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自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至先秦时期的大批古代遗址，补充和丰富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历史，与此相反，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则非常薄弱，人们对除黄河流域以外的远古文化所知甚少，模糊不清；其三，由权威人士提出的黄河流域中心说影响日广，囿于传统势力的种种束缚，人们很难提出与此相悖的或有分歧的新见解，这种习惯也蒙住了广大考古工作者的眼睛，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